

“妈妈们”给予我的母爱，跨越了血缘、跨越了民族，让我们之间早已形成那种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鱼水深情。

一名哈萨克族女大学生一心向党的故事

■ 口述：木丽得尔·毛力提 北理工大学学生
■ 记录：周韵曦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我的名字叫木丽得尔·毛力提，家住新疆布尔津县，那是一个坐落在额尔齐斯河旁的童话小城，也是去喀纳斯的必经之地。作为一名哈萨克族姑娘，我性格开朗活泼，喜欢迎接挑战，做什么事都喜欢全力以赴。然而2008年，一场意外事故带走了我的妈妈，也给我的青春蒙上了阴影。

幸运的是，十几位党员组成的“爱心妈妈团”，帮助我找回了青春光彩，也找到了努力向上的不竭动力，让我如愿考到北京，成长为一名有知识、有力量的大学生党员，也让我在不断感受党的关怀与恩情的时候，明白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真正含义。

“爱心妈妈”的到来让我坚韧向前

我还记得，那是在2008年9月8日的下午，刚升入初一没几天的我，在课堂上得到了妈妈意外去世的消息。

那时，我内心难以接受，但为了不让爸爸因我而更加痛苦，即使思母心切也不愿在家人面前表露。一次，我的班主任、语文老师李桂英看到了我难过的样子，她赶紧和数学老师王春花、英语老师卢丽萍一起，将我带到办公室谈心，才发现我内心一直压抑着对妈妈的思念。

2008年，三位老师联系了县上驻扎在基层的十余名不同民族的党员阿姨们，组成“爱心妈妈团”，在课堂上、生活中，给予了我长达十余年的呵护和鼓励。

初一语文课上，我们曾学过一篇莫顿·亨特的文章《走一步再走一步》，讲的是父亲鼓励作者在攀登时脱险的故事。那堂课上，在分享收获时，李桂英老师特意点名叫我分享体会，并说：“希望你也能在不断征服困难的过程中，一步一步脚印慢慢向前。只要你每一步都走得踏实，总会抵达你心中的目的地。”老师的话给了我很大的激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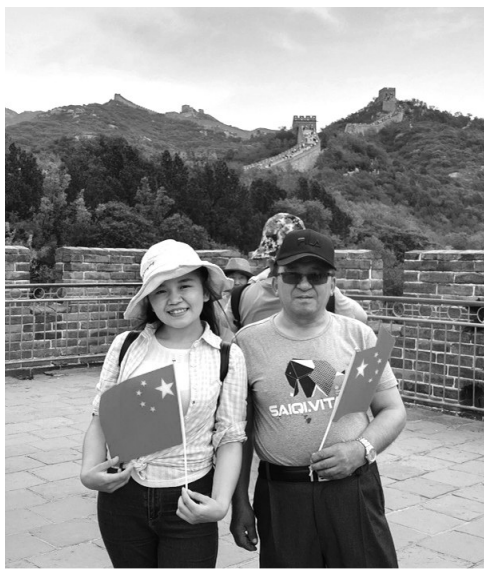
每逢我们的古尔邦节，“妈妈们”都会和我聚在一起，倾听我的心声。虽然她们中的一些人还没有真正做母亲，但却把我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得知我就读的重点高中花销比较大，每逢寒暑假她们还会包红包给我。

“妈妈们”对我的熏陶也是耳濡目染的，让我心中以“妈妈们”为楷模早早立志，也要成为一名肩负光荣使命的人民公仆。

可以说，“妈妈们”给予我的母爱，跨越了



2020年12月，作为少数民族学生代表参加北京市政协少数民族界会议，为首善之区民族团结建言献策。



2019年带爸爸一起爬长城，重温母亲的那幅画。

血缘、跨越了民族，让我们之间早已形成那种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鱼水深情。

如今，我也成了“爱心妈妈团”中的一员，一个12岁的单亲男孩成为我们这个“家庭”

中新的幸运儿，我和“妈妈们”的感情也越发深厚了。

将恩情化作爱心接力的不竭动力

妈妈去世后的一天晚上，爸爸曾找我促膝长谈，带我回忆起小学三年级时妈妈和我一起画的一幅美术作品。那是一幅长城的画，妈妈做得很用心，用硬纸壳做了相框，配上了麻制吊绳，还给我讲述起长城的故事。但那天早上急着去上学，我没能听完妈妈的话。

爸爸告诉我，那幅画的寓意是妈妈想告诉我，“到北京念书”是她一直以来的梦想。虽然妈妈走了，但我可以作为她生命的延续去圆她的梦。爸爸的话点醒了我，从那时起，我发奋努力学习，为妈妈和自己而拼搏。

2014年，我如愿考入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哈萨克语“零起点班”。2018年大四时，我又有幸获得了研究生推免资格，来到北京理工大学就读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育专业。

我的北理工导师还给我取了一个汉族名字——白茉莉，源自我本名的谐音，寓意我要做一朵清澈纯洁、热烈绽放的白色茉莉。进入大学后，我给自己设定了两个目标，

一是要保持好自己的学业成绩，二是尽快回馈当年大家对我的帮助。

帮助别人，首先得凭我自己的能力。当时，在学校附近的商场做销售一小时能挣20元钱，类似的兼职我做了很多，第一个月挣到了800元钱。

2017年，我用我自己的兼职收入与北京市海淀区行知小学一名叫方怡的女生进行结对资助。方怡也是单亲家庭，没有妈妈，看到她就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于是，我把自己的兼职收入也包成红包放进信封，并将自己的故事写进贺卡，一并给了方怡，希望通过文字的交流带给她精神上的鼓励。

当我能靠自己的力量帮助别人时，我感到非常幸福。与方怡的结对也让我有信心能帮助更多的人。

作为哈萨克族，我一直想为自己的民族做点事情。一次偶然，我发现来北京看病求医的哈萨克老乡们会遇到语言沟通、预约挂号、住宿餐饮等困难，我便和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了“茉莉暖心服务”志愿者团队，为老乡提供语言翻译、就医引导等志愿服务，迄今帮助了20余个患者家庭顺利就医。

每次遇到求助者，我都会先把他们的看病资料打印出来，去医院咨询能否接收患者、安排床位。如果可以来京，我会事先帮他们做好行程规划，定好医院附近的住宿。

在医院时，我是他们的翻译，帮助他们跟医生咨询病情。看完病后，我就是小导游，会带他们看升旗、爬长城、尝尝北京的特色小吃。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看了十多次升旗、爬了十五次长城。总有人问我累不累，但我觉得，老乡们来看病本来就很不易，我也希望能尽量考虑周到，让他们不虚此行。

曾经一次和“爱心妈妈们”的聚会时我说道，每一次拿到她们的红包、得到她们的帮助，我内心都很沉重。当时她们就鼓励我说：不要把受助当成负担，可以以此作为自己努力的动力，并把这种爱心接力传递下去。

也是在这样的志愿服务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的心理负担可以放下了。我也明白了，党员的职责是什么，就是要服务人民，服务需要帮助的人。

2015年，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2019年6月28日，我真正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入党后，我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爸爸和“爱心妈妈团”。

事实上，爸爸一直在鼓励我入党，考上大学后，每次跟爸爸打电话，他都督促我赶紧交入党申请书。虽然他不是党员，但他一直都想让我铭记：党的恩情比天大、比海深。他说，不求我将来有多么大的成就，只希望我能做

一个勤劳朴实的党员，扎根在党和国家需要的地方，坚持为人民服务，才能真正做到回馈党这些年对我们的恩情。

我知道，我不仅代表自己，也代表着父母，更代表着“爱心妈妈们”们的付出以及党对我这个少数民族学生这么多年的关怀。这些责任与担当使命，一直印刻在我内心。

如今，作为一名党员，我时刻准备着，在实际行动中充分体现党员责任，用身体力行实现自己的价值。

把“论文”写在家乡大地上

大四毕业那年，爸爸说：既然你入党了，必须去看看上海一大会址，看看嘉兴红船。就在6月28日入党这天当晚，我们俩就坐上了前往上海的火车，第二天直奔一大会址，随后又到了嘉兴。

探访过这些红色教育基地以后，我内心那种对党的感情更加澎湃了。之后我们又去了延安，特地穿上红军衣服走进了杨家岭革命旧址和王家坪革命旧址。

几次红色之旅，不仅加深了我对党史的理解，提升了自己作为党员的认知，更加坚定了我要继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信念。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怀着一颗时时刻刻能为群众贡献自己点滴力量的心，我在小区主动报名，穿上防护服每天挨家挨户测体温、送物资、清垃圾。还依托“互联网+”在线教育平台，义务为居住在政府覆盖的扶贫楼中的三位少数民族学生线上辅导英语。

今年我就要从北理工毕业了。最初，我计划通过报考选调生回到基层服务家乡人民。但研究生导师知道后说：你一直在用体力服务家乡，这很好，但作为一名研究生党员，拥有更广的知识面，能否把体力服务变成一种智力服务，把掌握的知识投入到振兴家乡的实践中？

导师的这番话改变了我的求职意向。我的专业方向是研究生教育，老师希望我能够在此方向有所建树。之前，他经常带我去新疆调研，希望我能够把论文写在家乡大地上了，也希望我能去家乡的高校，服务于教育一线。所以最近，我正在准备报考新疆地区高校的辅导员岗位。

大学期间，我们新疆籍学生受到了来自党的关怀和支持，好的政策让我们茁壮成长，助学金让我们可以心无旁骛地学习。等到了工作岗位，我想把那些受到过党和国家恩惠的青年大学生集结起来，一起服务家乡的乡村振兴，特别是通过教育，让家乡的孩子从小就怀着了一颗炽热的爱国、向党之心，幸福成长。

大家常说“老有所乐，老有所养”，不正是从自己出发，尽情燃烧爱的力量，去寻找一段快乐与尊重相伴的旅程吗？

在艺术的世界里盛放晚年花火

■ 口述：陈少勤 当代艺术志愿导览员 ■ 记录：徐阳晨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一老一小成了艺术馆里的“名人”

我叫陈少勤，今年71岁。我这个年纪了，为什么还会着迷于当代艺术，有幸成为中国年龄最大的当代艺术导览员呢？现在回想起来，仍觉得这段渊源很奇妙。

和普普通通老年人一样，我退休后从福建来到北京带孙女，每天除了做家务，就是接孩子上下学。但是我很热爱艺术，对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打心眼里崇敬、向往。吴冠中有句话，对我触动很大：“现在中国的中文不多，但中国的美盲成千上万。”我是老初中生，没学过美术，一直是我的遗憾。

来到北京后，我就经常带孙女逛798艺术区，发现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活动丰富，绘画、电影、装置等艺术元素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们几乎每周都会去尤伦斯打卡，看展七年，几乎是风雨无阻。渐渐的作品展，我们这一老一小成了艺术馆里的“名人”。

深耕自己的艺术基本功

2016年，尤伦斯观众体验部负责人联系我，邀请我加入导览员团队。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高兴，因为我从来没想过以自己的条件，还可以和年轻人一样，去尝试一份与艺术有关的工作，这是很难得的机会。但我既没有进行过专业培训，也没有天生的好口才，我的讲解观众愿意听吗？

馆里给的讲解资料是30多页，我自己查资料，做功课，准备将近50页甚至100页的解说稿及相关资料；我对于不熟悉的作品展，创作

者，一一详细地查阅资料，充分理解艺术家的背景、创作年代，尤其是挫折经历，挖掘这些作品背后的故事。很多时候，我的一场导览时间都会延长至一个半小时，不仅仅是完成任务，我更希望观众能得到“最好的艺术回报”，在我的讲解中能收获思考和力量。为了吸引观众，一开始就站在观众的角度，定位自己的讲解风格。我经常琢磨：如何能把艺术赏析语言通俗化？如何把作品的现实寓意讲明白？如何能做到逻辑清楚，语言平实？这其实也在考验一名导览员的人生阅历和共情能力。

最近年轻艺术家曹斐的时代舞台展推出，她的作品聚焦现代人的精神状态，把现实和虚拟做了融合和对比。她的纪录片《谁的乌托邦》中，讲述了小小的工厂里学历不高的年轻人对梦想的渴望；还有一幅作品讽刺现实，办公室里的白领都变成了人模狗样，一天到晚互相狂吠，厮打，谄媚领导。现在的年轻人物质上富裕了，但就像作品所表达的，“精神被虚拟和现实挤压给稀释了”。我在做导览时以自己的经历告诉年轻人，物质上的穷不要紧，人在任何时候都要有理想。回想我们的过去，很穷，但一直抱有想改变命运的决心。我鼓励参观的年轻人，打开眼界，不要纠结于小的挫折，要有远大的愿景，人生还有那么多美好年华在等待他们。

我的讲解始终与观众相连

今年底，将是我“人行”的第五个年头，累计服务时间将达到3000个小时。我最为之自豪的是，从我参与的第一次展览到现在，没有请过假，还帮很多人代过班。很多人问我：“您

这么大气，做这份工作会不会吃力？”我的回答是：不会，而是一种享受。能在这么好的环境与美同行，实属幸运！

我想，这和我的经历有关。小时候因为会打乒乓球，我被调到了厦门市最好的学校学习，后来经历了上山下乡，最后被分配去当工人。30多岁时，自学外语，通过了外语大学专科自学考试，进入了外贸公司，一点一点接触自己不熟悉的业务，最终做到了公司的业绩前三。我时常对自己说，“如果想做一件事，那总得做出一点名堂来。”我想，当艺术志愿导览员，就是我人生中的最高成就。

很多人来看展，听我讲解，是因为好奇，没见过“这么大年纪还在讲艺术”的老人，后来他们都成了我的“粉丝”。因为阅历不同，讲解的方法也就不同。我记得有一位中年人问：“您是我们的榜样，我们都感觉有中年危机了，但是在陈阿姨面前，说老了会觉得羞愧。”有一次，一个孩子悄悄贴着我问：“你是全世界最美的奶奶！”甚至还有观众和我合影，回去发朋友圈赞誉我是“全宇宙最棒的导览员”……很多观众都反馈：“听陈老师讲艺术，通俗易懂，很接地气，男女老少都喜欢。”

很多人都是“回头客”，听了我的讲解后觉得很过瘾，第二次、第三次再带着爸爸妈妈、亲戚朋友过来。现在，也有很多单位预约我为他们做“团队导览”，有时候订单应接不暇，对方会很照顾地问我，“陈阿姨，您看时间是否可行，累不累？”只要时间上不冲突，我都会一一答应。记得有位澳门来的参观者，对我说了一句话，“如果不是您优秀的讲解，我没办法把曹斐的作品了解得更加深入，今天我读懂了艺术家，也读懂了陈阿姨。”那一刻，



陈少勤在为观众讲解展出作品。

我百感交集。

现在，我的生活很充实，并且有着从未体验过的成就感。在这样的一个年龄，跨界研究艺术作品，和观众一起做精神层面的交流和升华，并为之深深着迷。如果你问我老年人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我觉得爱好是第一位的，哪怕是养花种草，逗猫遛狗，都不能只宅在家里看电视、玩手机，局限于家长里短的琐事。老年人更需要开阔视野，多和人沟通、交流，培养看书、摄影、旅游等爱好，这样的晚年生活才会拥有真正的自在、随心。

我50多岁退休，从不知道“当代艺术”到成为艺术馆会员，是依靠每一次讲座、每一部作品的学习积累。这就是艺术的熏陶，所有的爱好都需要时间的叠加，正因为坚持才能获得肯定和尊重，这和年龄无关。

我的“老年创业”

从去年开始，我有了新的角色，“hi艺术”媒体邀请我担任评委，评选全国优秀艺术家和全国优秀博物馆、美术馆。这些评委中，我是

唯一的非艺术圈人士，我实际上代表了资深观众在评价艺术作品，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我的讲解始终与观众相连，为大众的审美理念和艺术需求发声。

在未来，我萌发了一个新的想法：自己组建一个导览项目，叫“陈阿姨带大家逛798”。798的画廊、艺术馆有100多个，许多人都去，来了798到底怎么看，怎么玩？“我每期会挑选五六个景点，带大家有目的，有背景的去‘逛艺术’。这个想法也得益于大家的鼓励，许多粉丝强烈要求，‘陈阿姨，您能不能找几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带我们深入游学？’我自然十分乐意，这是多好的美育生态啊，现在去培训机构学习画画动辄几千上万，孩子未必能学得进去，我特别希望父母可以带10岁以上的孩子来听一听艺术赏析，既能长知识，又能发现挖掘孩子的兴趣爱好。”

我常常开玩笑，这也算是“老年创业”吧。在获得一点点微薄报酬的同时，也获得了友谊和快乐。大家常说“老有所乐，老有所养”，不正是从自己出发，尽情燃烧爱的力量，去寻找一段快乐与尊重相伴的旅程吗？